

新派武侠名著

轻松幽默逗趣

花

楼

小鱼儿传奇

邪门歪小子

上集



小鱼儿传奇

邪门歪小子

(上)

轻松·幽默·逗趣

(台湾) 青 云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第 007 号

小鱼儿传奇 (上、中、下)

邪门歪小子

青 云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成都市盐道街 3 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七二一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1 字数: 200, 000

1993 年 9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11-1081-7/I·1003

定价: 15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混迹江湖年仅十四岁的英雄少年江小鱼，和他的年龄相仿、祸福同当的三个伙伴多多、皮蛋、大笨牛创立了白吃教，江小鱼任教主。他们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，纵横江湖，劫富济贫，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。

江小鱼有一个离奇的身世。他自小不知生身父母，被善良的风尘双侠夫妇收养。因保护藏宝图，风尘双侠惨遭杀害。为了替他们报仇，江小鱼与三位好友千里迢迢寻访凶手。

江小鱼自小聪慧过人，尤其在赌博上有一手绝技。他利用这个绝技，赌赢了许多钱财，将这些钱财举办救济大会，赈济四方穷苦百姓。白吃教因而声名大震，获得群众衷心爱戴。

正直的天魔女秋水寒，年青时曾被四个武林败类轮暴。江小鱼帮助天魔女一一找出了四条色狼，并严惩了这些色狼。

藏宝图系天竺圣僧、波罗门教第十六代掌门人哈里马所遗留。为了获取藏宝图及这份宝藏，许多武林高手、贪心之徒，尤其是有着多年世仇的公孙、西门世家，展开了一场争图寻宝的混战。他们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，自相残杀。江小鱼机智勇敢，他用计获取了真图，制作假图以迷惑群奸。

最后江小鱼终于弄清了自己的身世，和生身父母团聚，还为风尘双侠报了仇。历尽千辛万苦，他和三个伙伴寻找到圣僧哈里巴的宝藏，并在困厄中得了天竺秘笈“波罗经”的真传。江小鱼成为称雄一方的武林成名人物。

住在洛阳城的大刀钱四海，就是三刀客之一。

这日一大早，钱府的黑漆大门尚未打开，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大声嚷嚷叫骂。

不久，大门开了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像是被人丢垃圾，弃破烂似的扔出来一个人。

这是一个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俊逸出众，一双眼珠子骨碌碌的好灵活，一看就晓得是一个聪明的家伙，只可惜在眉宇之间，有一股子化不开的慧黠、邪怪之气。

男孩身手不俗，被人从门里摔出来，依然毫发未伤，一式“懒驴打滚”，接变“鲤鱼打挺”，便一尘不沾的挺身站起来。

门内紧接着冲出来一男一女。男的大约二十上下，一脸的蛮横骄狂相，是钱如海的长子钱大进。

女的十七八岁，肤白胜雪，白里透红，是钱家的大小姐钱纯纯，此刻正怒目相向，凶巴巴的活像一只母老虎。

只听钱大进破口大骂道：“江小鱼，告诉你，我们钱家是可怜你，才叫你来挑水劈柴打杂的，你居然胆大包天，竟敢暗中偷学钱家的绝世武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滚！马上给我滚！”

钱大进的话甫落地，江小鱼还没来得及开口答腔，他妹子钱纯纯已抢先说道：

“野小子，你最好放明白点，老鼠肉永远上不了餐桌，喇叭花也休想插进花瓶去，天生的贱命，只配赶牛放羊种庄稼。”

“滚吧。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姑奶奶要是再见到你勾引我妹妹多多，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！”

突闻一个银铃似地声音从门内传出来：“姐，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，其实小鱼儿挺好的，人又聪明，文才武功顶呱呱，做下人已经委屈人家了，连爹都在私下赞不绝口，别赶人家走嘛。”

随着这一阵话语大门口又多了一位与江小鱼年龄相仿，头上扎着两条长辫子，身穿红衣，一脸纯朴，貌相甚是清秀精灵的姑娘，正是钱家的二小姐钱多多。

钱多多长着一对黑白分明会说话的大眼睛，一眨一眨的瞧着江小鱼不放，关爱同情之心溢于言表。

同时，口中说话，脚可没停，本欲冲过去，跟江小鱼站在一起，被她姐姐钱纯纯硬生生的给拉住不放。

江小鱼，偏名小鱼儿，闻言刚刚叫了一声：“多多。”

以下的话还不曾出口，钱大进便截口说道：“多多，不许你多嘴，最好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，这小子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了，偷学我们家的武功不算，还想拐骗你，绝对留他不得。”

钱多多不以为然，大模大样地反驳道：“哥，我抗议，这话不公平，你们纯粹是嫉妒，妒忌小鱼儿比我们聪明，什么事都比我们学得快，学得好，况且是我主动跟他要好的，小鱼儿并

没有拐骗我。”

不禁惹犯了钱纯纯，气得她脸色一阵青，一阵白，伸出手指头，猛在自己的脸上羞，连声喝斥道：

“羞羞羞，凭咱们钱家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，怎么可以降尊纡贵，结交一个小混混，下三滥，也不怕给爹丢脸，笑掉江湖朋友的大门牙，亏你还说得出口，真羞死人啦。”

多多不甘示弱，据理力争道：“姐，你说话可不要出口伤人，小鱼哥是我们在学堂的同窗好友，只因家遭变故，中途辍学，不得已才自食其力，到外面来帮工的，何况曾经得到爹的同意，你们想要赶他走，也必须取得爹的许可才行。”

钱大进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哼，别给他脸上贴金，更不必替他隐瞒事实真相，在洛阳城，谁不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坏胚子，当初是因为抽烟闹事，目无尊长，被鸿儒学堂的仇老夫子给开除的，那里是家遭变故，简直是睁眼说瞎话，满口的胡言乱语。”

语音一顿，继又说道：“两年多来，他一直在各茶楼酒肆，甚至赌坊妓院鬼混，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安稳稳地待上三个月，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被人开除赶走了。”

是的，钱大进的话大部分真实可信，两年前，当小鱼儿十二岁的时候，的确是因为抽烟闹事，给老师仇水阁取了一个“臭水沟”的外号，惨遭开除的。

开除之后，他不敢回家，只好在外面鬼混。

他的经历洋洋洒洒，可够吓人的，在茶楼当过差，在酒馆端过盘子，在妓院提过大茶壶，在赌坊侍候好几位大老千，镖

局、武馆、绸缎店，他都干过，还捡过破烂，拾过荒，放过牛，牧过羊。

只是，或则由于志趣不投，或则由于出了纰漏，少则数日，多则一两个月，便拍拍屁股离开了。

不过，这小子却得天独厚，天赋异禀，干什么是什么，学什么像什么。

论文才，一目十行，有过目成诵的本事；讲武艺，不管拳掌刀剑，轻功暗器，一看就会，一点就透，尤其是赌技，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洛阳的赌徒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。

别看他仅仅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累积的社会经验已远超过一个三十岁的成年人。

当然，他已经闯出字号，在洛阳拥有极高的知名度。

在钱多多的心目中，小鱼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英雄，方待出口为江小鱼钱辩，钱纯纯怒不可当地道：

“好了，多多，别再替他遮掩，小毛虫就是小毛虫，不可能变成一条龙，再说请他走路本来就是爹的决定，咱们家这座庙太小，摆不下他这个大菩萨。”

江小鱼终于等到说话的机会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歪头、撇嘴，大瞪眼，一开口就像是吃了炸药似的：“哼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用不到你们来赶，小爷我郑重宣布辞职！”

这小子可真幽默，人家已炒他鱿鱼，赶他走，他还大言不惭地宣布辞职，能不令人拍案叫绝。

尚不止此，小鱼儿还有进一步的要求：“姓钱的，辞职归辞

职，上个月的薪水，以及遣散费，你们钱家理当照付。”

钱纯纯挑眉瞪眼地道：“呸！犯了咱们钱家的规矩，扫地出门，还敢要薪水遣散费，门儿也没有。”

小鱼儿并未生气，反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想要赖？告诉你，玩狠使刀，我是老祖宗，你还差一大截，不要紧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小的不给找老的，这一笔帐将来我会连本带利找钱老头算回来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再见啦！”

伸出右手食指，英雄式的擦一下鼻子，当即拔腿扬长而去。

※ ※ ※

两年多来江小鱼一直在外面厮混，家里的人却以为他仍在学堂里上学。每逢初十五，是小鱼儿回家省亲的日子，老头子跟老太婆少不了要循例考核一下他的文事武功，小鱼乃天纵奇才，每一次都能顺利过关。

别看江小鱼调蛋捣蛋，一脑儿鬼主意，亦颇懂得孝道，虽非自己亲生的尊长，每次回家，总会带些好吃的东西给两位老人家。

今天是十五，正好又是小鱼儿回家的日子。

可是，他已经被钱家赶出了门，这个月的薪水分文未拿，从家里带出来的学费，早已跟兄弟朋友们花光，连买一块豆腐干的钱也没有。

但他想：小事，没有关系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到我江小鱼。找菩萨去借！

心意一决，马上精神百倍，哼着小调，迈开大步，一头撞进附近的一家寺庙去。

是个小庙，只有五间佛堂，两排配殿。

香火倒不恶，捐献箱里存放着不少香油钱。

院子里，正有一个老和尚在扫地，江小鱼满脸堆笑地道：“老师父，早啊，我家爷爷奶奶卧病不起，小的可是来给两位老人祈福的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”老和尚闻言甚是感动，双掌合十，先宣了一声佛号，然后笑呵呵地道：“难得小施主有这一份孝心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，快请，请！”

江小鱼颌首为礼，老实不客气地跨进佛堂，当真跪在神前祷告起来：

“菩萨，弟子江小鱼，因有急用，不惜借用高利贷，想告贷白银二两，他日有钱，定当加倍奉还，绝不食言。”

说罢，直扑捐献箱，手起手落，一块二两重的碎银子已被他弄到手。动作敏捷，手法干净利落，纵然是职业扒手，也不过如此。

钱已弄到手，身心一爽，江小鱼不稍停留，买了一只烧鸡，两斤酱肘子，一盘绿豆糕，一包糖沙栗子，外加二斤烧刀子，欢天喜地踏上回家的路。

小鱼儿是天生的乐天派，刚才的那些不愉快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，一面放步疾驰，一面还在挥拳出掌，苦练轻功暗器绝活，偶而还会吟上一首小诗，或背上一段子曰长子曰短的古

书，以备应付老头子和老太婆。

小鱼儿的家并不远，就在洛阳城南伊川县北边的七里坡。

七里坡，坡长七里，住户零零落落，总共也不过才百十来户人家，靠近长坡顶端，山脚下一大片松林深处，有三间简陋的小木屋，就是小鱼儿的家。

到得门口，江小鱼刻意地整理一下服装仪容，扯直嗓门嚷嚷道：“张爷爷，张奶奶，我从学堂里回来啦。”

这小子真绝，事隔两年多，他还在扯谎，明明在外面鬼混，偏要说是从学堂里回来了。

奇怪，往日只要他喊出声来，老头子老太婆就会忙不迭的迎出来，今天都静悄悄地反应全无。

“好，居然敢开我的玩笑，等一下看我怎么整你们两个老不死的！”

心里想着，已跨步踏进屋里去，他马上发现情况不妙，一向井然有序，而又异常整洁的堂屋，不知怎的，翻箱倒柜，衣服杂物乱糟糟的散满一地。

椅子翻啦，桌子碎啦，老两口的卧室零乱不堪，小鱼自己的房间同样被人搜查过。

然而，找来找去，就是没有老两口的踪影。

“张爷爷，张爷爷！”

“张奶奶，张奶奶！”

喊也是白喊，四下寂然，根本无人回应。

江小鱼心里雪亮，他口里的张爷爷张奶奶都是身怀绝技

的一流好手，他不相信有谁能把他们老两口怎么样。

可是，照家里的情形看来，分明是有强敌闯入，又不由得他不紧张，像是一只没头苍蝇似的，先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四处搜寻一遍，见无所获，随即一阵风般冲出去，打算到最近的邻居王大婶家问一问。

孰料，才奔出去十多丈远，恰巧王大婶正迎面而来，老远就大声喊叫道：“小鱼仔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婶正愁找不到你呢。”

小鱼紧走几步，迎上去：“大婶在找我？”

王大婶擦了一把汗，上气不接下气地道：“可不是吗，大婶正要到你们家去。”

“有事？”

“我没事，是你们家的老爷子老奶奶出事了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好象是有人到你们家去偷东西，被老两口发现追出来，彼此一言不合，就打了起来了呀。”

“来人一共几个？”

“起先只有一个，后来又半路上杀出三个来。”

“可知他们偷走了何种东西？”

“似乎只有一张破旧起皱的山羊皮。”

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林子那边的山坡上。”

上字尚未落地，江小鱼已箭射而出，穿出树林，山坡就在

眼前，却没见有人动手过招。

再仔细一看，有，数十步外躺着两个人。

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全身血迹斑斑，少说也有十几处伤，已气绝身亡。

另一个是老爷爷，右臂被人以利器砍断，掉落在丈许开外，身上的刀痕掌伤，不计其数，一张老脸已扭曲的不成样子，同样一动不动的平躺在黄砂地上。

“张奶奶，张奶奶！”江小鱼拼命地摇着老太婆，没见有半丝半毫反应。

“张爷爷，你们不能死啊，你们要是死翘翘，小鱼就连个亲人也没有了。”

抱住老头子的头，没命似地猛摇猛晃，说也邪门，老头打了一个呃，吐出一口血痰，居然被他从鬼门关给硬生生的拉回来。

睁开双眼，见是小鱼儿，老头脸上流露出无限欣悦，梦呓般地声音说道：“小鱼，你回来了，能够见你最后一面，老夫已心满意足。”

江小鱼一屁股坐下去，将老头子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，强忍住满腹悲伤，力持镇静地道：“张爷爷不必急着说话，先运气调息一下再说，或者我现在就去洛阳请一个大夫来。”

老头摇摇头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不用去了，老夫自知大限已到，回天乏术，趁我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，有几件事必须交代清楚。”

“张爷爷有什么事要交代？”

“有关你的身世。”

“是呀，小鱼儿不晓得问过多少遍了，你老人家一直不肯告诉我生身父母是谁？”

“其实，老夫现在也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，系受一位故人之托，代为抚养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三绝婆婆。”

“谁是三绝婆婆？”

“就是常常来我们家看你的那位老婆婆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她，这位三绝婆婆好象很久没有来我们家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老夫很担心她发生了意外，如果不幸而言中，你的身世之谜就永远解不开了。”

老头已濒油尽灯枯之境，喘息了好一会儿，才又继续说道：

“快找几个人来，刨一个坑，将我们老两口草草掩埋后，就当火速离此，去找三绝婆婆。”

“张爷爷，别说丧气话，这几个王八蛋为何要杀害两位老人家，有仇？”

“无怨无仇。”

“那是为啥？”

“为了一张藏宝图。”

“凶手是哪条线上的？”

“是四个蒙面人。”

“可知他们的姓名来历？”

“是——”

油已尽，灯已枯，只见他翻了一个白眼，一口气上不来便翘了辫子。

江小鱼一见大骇，抱住老头的头大口头大喊道：

“张爷爷，你不能死，小鱼不许你死，快说三绝婆婆在那里？那四个天杀的凶手是什么人？藏宝图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头魂已出窍，踏上了黄泉路，任他喊破喉咙，哭断肝肠，依然没有办法挣脱死神的手。

“张爷爷，张奶奶，原谅小鱼骗了你们，实际上我早已被臭水沟那个老混蛋开除，今天一大早又被钱家的人赶出门，你们这一死，小鱼儿真的是无家可归了，呜哇！呜哇哇！”

嚎哭一阵，忽然劈哩啪啦，左右开弓，打起老头的耳光来，语气也变了调调：

“老家伙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简直混蛋加八级，叫你不要死，你偏不听，急个什么劲，阎王老猴那里又没有大餐等你去吃，讲好要将事情交待清楚，结果却不守信用，等于放了一个大臭屁。”

越说越气，也越打越有劲，老头的腮帮子几乎要被他打烂了。

这时候，王大婶才气喘咻咻地赶过来，道：“小鱼仔，快别

哭闹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就算你哭死闹死，老爷子老奶奶也不可能活回来，快将两位老人家扛回家里去，上供烧纸要紧。”

小鱼儿应诺一声，扛起老头子就走。

王大婶也不含糊，扛着老奶奶，紧随在后。

将老两口的尸体放在堂屋里，上面盖了一块白布单，从洛阳城里买回来的烧鸡酱肉等正好派上用场。

江小鱼点燃六柱香，就以这些吃食之物当香炉，另外还倒了满满的三碗烧刀子，烧了一些往生金纸，磕了三个响头后道：

“烧鸡酱肉是张爷爷爱吃的东西，烧刀子更是你的命，绿豆糕与糖炒栗子，张奶奶一向百吃不厌，两位老人家请开怀享受吧，小鱼儿要到洛阳去。”

站起身来，放步就往门外走。

王大婶急忙搁下来，道：“小鱼仔，放着二老的后事不办，你到洛阳去做什么？”

江小鱼胸有成竹地道：“去买棺材。”

“咱们七里坡就有棺材店，何必到洛阳去。”

“洛阳的棺材好，两位老人家养活了我十四年，不能太寒酸，一定要办得轰轰烈烈，好好风光风光。”

“可是，你家刚刚遭了小偷，有银子吗？”

“我找过，好象没有。”

“开玩笑，没有银子你到洛阳去发什么疯？”

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我江小鱼自有神机妙算，到洛阳再

说。”

※ ※ ※

小鱼儿会有什么神机妙算，说穿了还不是老套——找菩萨去“借”。

老地方，老法子，驾轻就熟，江小渔一到洛阳，很快便“借”到一锭十两重的小元宝。

十两银子，连一副最差劲的棺材都买不起，那里谈得上轰轰烈烈，风风光光。

小鱼却有他自己的打算，将小元宝高高捧起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“鸡呀鸡，帮帮忙，拜托拜托，小爷爷我现在急需银子花用，赶快给我生几个金蛋，孵几只金鸡，然后再鸡生蛋，蛋生鸡，多多益善。”

别以为是小鱼儿吃错了药，乱发神经，错将银子当成鸡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比喻，有一门生意正符合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。

※ ※ ※

不错，江小鱼认为赌博是最便捷最快速的发财方法。

他是天生的赌徒，一想到赌他就全身血脉贲张，精神抖擞，一分一秒也舍不得耽搁，赌本已经有了，马上闯进洛阳最大的一家赌场——红中赌坊。

古色古香的门面，十分华丽壮观，正面高大的门楼上，悬着一方大木匾，木匾的正中央是一张特大号的麻将牌“红中”。